好书精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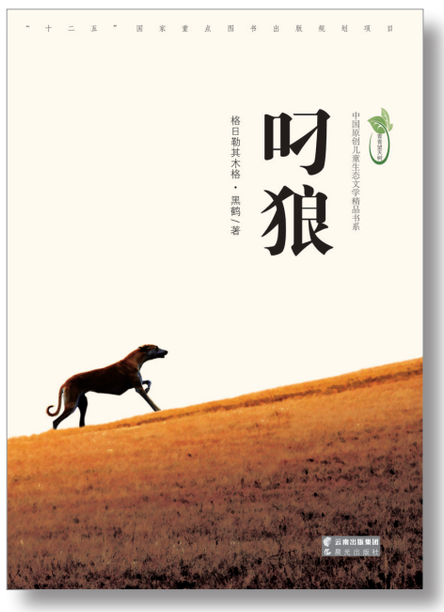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叼狼》：

神秘荒野的风语者

□崔昕平

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作品的风格，像他的身高一样，在儿童文学作家群中煞是醒目。近几年，他的《黑焰》《狼灌河》等动物文学作品在动物文学创作中异军突起。他独树一帜的动物小说美学面貌给人以深刻印象。写实风格的动物叙事与荒野生存法则的讲述，为我们呈现了以沈石溪为代表的寓意型动物文学之外的又一美学样貌。晨光出版社此次在“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中，收入了他的又一部新作《叼狼》。

在万物有灵的儿童心灵世界中，动物与儿童有着天然的亲密感。动物文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而成为当下儿童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门类。在“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的动物文学作品中，动物的世界情感丰富、血肉丰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作家细腻的笔触所折服，为作家笔下动物们形象丰沛的故事所牵动，让我们在对其他物种的赞叹之余，感受到灵魂的自省。沈石溪的作品让我们以与人类类同的亲情血脉认识我们身边的动物，黑鹤再一次让动物文学产生了令人惊艳的别样效果。



黑鹤的动物小说，有着广阔草原一般的气度，质朴坦荡，但又充盈着神秘的生命力量。黑鹤有一股如英国作家马多克斯·福特所描述的能力——“抓住读者，用一个事实将其淹没，使他意识不到自己在读小说，也意识不到作家的存在”。《叼狼》的开篇一句极其简练：“蒙古的细犬，我从来就不陌生。”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却稍显霸道地直接将读者拉至身边，倾听他充满荒野气息的讲述。黑鹤的写作接近“零度写作”，真实到甚至有些许冷酷。死亡，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事件。但是，作家显然没有打算回避的意思，而是选择了赤裸裸地呈现。死亡的细节真实而丰满，让人感到距离死亡是如此之近，距离蛮荒是如此之近。在作品中，死亡揭去了神秘的面纱，动物间的弱肉强食，人对动物的无情猎杀，猎人终将殒命于猎物的宿命等等自然界旷日持久的你死我活都令人震颤。作家似乎意图以屡次发生的死亡，为我们传达出自然生态中的生死轮回与固有的生态平衡。各种生物的宿命，生物间的平衡，都是大自然的固有法则。作品带给儿童文学的阳刚之气令人振奋。冷静而粗犷的讲述，并存着细腻的情绪情感捕捉，黑鹤驱遣语词的精准与运用短句传情达意的丰赡，都令人赞叹。

犬类，是黑鹤笔下最具典型性的动物意象。《叼狼》中，黑鹤对犬类的描写，一如既往地归真，没有绘事，没有杜撰，而是通过对动物的一个个行为细节的描写，将其内在的情感准确地传达出来。动物的视野纯粹而专注。这股扑面而来的“物性真实”，正是动物小说有别于其他小说类型所散发的独特魅力。这种能力完全是源于他对犬类的长期观察和对它们习性的了然于胸。读黑鹤的作品，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动物的特殊感情以及对动物生命的尊重理解。他笔下舍生护主的细犬、陪伴致死的老马，都令人对动物界的生命护卫产生敬意。黑鹤就是这样一位洞彻荒野心灵的风语者，他敏锐地捕捉着荒野的气息，感受着万物的生命力，将这一切对城市孩子而言犹如久已失传的密码破译出来，传达出来，由此产生震慑心灵的原生态之美。这样的写作态度，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动物界最原始的生命意蕴。

作品并不刻意地经营、推动情节，而是通过变换的叙事视角，形成独特的叙事背景，进而产生扣人心弦的故事。动物叙事中特殊的叙述视角的选择与转换无疑是动物文学区别于其他类型创作的独特之处。《叼狼》中，人类视角中的动物与动物视角中的人类交相辉映，在人之外，动物也拥有了“话语权”，可以传达自己所遵从的天性，进而展现出亘古而来的“丛林法则”，并将人类也毫无例外地收入法则之中。这样的叙事背景，如同将人类生存观念中固有的优越、秩序放在与自然生态万物同等的层面，窥视动物心性的同时，洞彻了自身，重新认识人类自身与自然万物之间已经稍显麻木、固化的关系，进而在对照与反思中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所存在的自然生态圈，认识我们自己。这正与查尔斯·霍顿·库利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相应和：“如果我们追溯到足够遥远的过去，我们就会发现人和其他动物有着共同的历史。除非我们从动物着手研究，否则就不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在刘先平先生为晨光出版社“青青望天树”书系所做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纵观我们当代儿童文学，有些作品中不仅没有了原野、森林、河流、大海……即使是城市中的草地、绿化带也踪影消失，而只有人造的建筑空间……连儿童文学也失去了自然，这还不令人感到可怕吗？”是啊，在书斋中诞生的儿童文学作品，“自然”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此时，当读到优秀动物文学为我们呈现的动物心灵世界时，不免产生了一种童话视角的担忧：这样远离自然的人类，将来会不会沦为其他动物嘲笑的对象呢？受到破坏而忍无可忍的自然又将以何种方式报复人类呢？因此，此类动物文学创作，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儿童心灵的成长，对构建儿童健康的生态概念，弥足珍贵。

通读《叼狼》，我们也会发现，作品的情节具有散文化倾向，并没有循着叙事文学的路子将情节铺排设置得环环相扣。但这似乎并不是源于作家叙事技巧的欠缺，而是作家讲述这个荒野故事的重心并不在此。黑鹤的小说，就是要充分诠释荒野生存的意蕴与犬类的天然血性，像一位旷野生态的风语者，执著地传递着他所感受到的生命信息。而作品这种并不因情节而激动人心的讲述方式，全方位的叙事视角与零度状态的叙述语言，恰恰产生了让人类拉开距离审视自己与拉近距离感受自然的艺术效果。我们由衷赞叹这位荒野风语者的执著抒写，也同样期待在黑鹤笔下，充盈的素材与绝佳的构思相遇，不断碰撞、激发、酝酿，产生更令人瞩目的动物文学精品。

■言　论

神话光辉仍旧照耀儿童文学的天空

□薛　涛

对这个地方有期待。安阳这个地方比树古老，比山年轻。安阳的成长如微风。

对于在安阳召开的天天出版社“获奖作家书系”作家群研讨会也有期待。谈谈困惑，会会师友，总是温暖，现在已然成为感激。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海的简平先生，经历若干年又见到才华横溢的林彦。我还第N次、第N+N次见到了其他老师和儿童文学同行。比如，前几年跟我一起在俄罗斯原野上撒野的韩青辰、翌平、黑鹤。比如，与我一起在东京蹚过银杏落叶的谢倩霓和殷健灵。我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于去年和前年在云南腾冲和香格里拉行走。我还在北京、沈阳等地多次向他们请教过儿童文学的要领。

这些会面沉淀下来便是醇厚的友情。

一些发现令我惊喜。从刘国辉社长的谈吐中我不但听到了真诚和睿智，还有熟悉的东北乡音。他的口音介于我和黑鹤之间，他的家乡果真就在辽宁和黑龙江之间的吉林。不管他的声音里夹杂了多少北京味儿和安阳的“刻碑”这样的单词，东北的乡音是遮挡不住的。是的，每个人的声音都有一个本源地。

文学体裁也有各自的本源地。它们像一群孩子，或许可以挨个儿为它们做一次DNA鉴定，从它们的模样和气质中寻找它们父亲乃至祖先的影子。这个举动不算画蛇添足，或许颇有意义。比如，能更加懂得它的来历，并可以预知它将来要走的路。当我们感到前途渺茫却步不前，或者一路狂奔停不下来，回溯本源能让我们气定神清，恢复力量、保持速度。

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在《文明的孩子》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为小说找到了父亲，他说小说是史诗的孩子；他也为诗找到了祖先，他认为诗是墓志铭的孩子；他也没有忘记为童话寻找本源，他断定童话是神话的孩子。依我的理解，布罗茨基所说的童话，并不仅仅指汤素兰、冰波、王一梅他们写的童话，它是指我们多年以来共同侍弄的儿童文学。这里的神话，我更愿意把它抽象化为一种气质和人格。它似一缕连绵不绝的光辉，照亮了许多儿童文学佳作。难道我们不能从过去的、现在的那些儿童文学经典中看到神话的背影吗？一部作品，但凡弥漫了这样的气质，便会显得来历不凡，似乎来自一个水草丰美的远方，朴素、神秘、清澈、悠远。

那么，就来说说作为一种气质和人格的神话。它其实就在我的生活里，它甚至就在我的一左一右。我居住的东北田野广阔、山林密布，它时时处处隐藏在那里。

在东北，人和树的交流是家常便饭，不算什么稀奇古怪。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跟老槐树汇报过日子的鸡零狗碎，就因为这槐树比他还老，是看着他长大、变老的。忙着汇报，也要调侃树下走过的一条瘸狗。瘸狗固然可怜，可是老人的调侃绝非恶意，那是善意的关切。在东北，有一种善意看似冰冷、暴戾，其实是嘘寒问暖。不懂这种表达方式会感到诧异，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好意。瘸狗大概来自外省，不懂老人的意思，狼狈逃走，老人站在树下嘎嘎笑。这样的交流在我的新作《九月的冰河》中随处可见，遇见这样的描写千万不要认为我故意使用了童话式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拟的意味。我不过是在重现这块土地上的“万物有灵”的生命观。

在旅行途中，能听见一个人讲灵异的经历。讲述时，他的表情严肃，简直是肃穆。他强调这是他的亲身经历，绝对是真的。可是无论怎么强调这个经历听起来都更像一个传说。他讲的是他弟弟的事情。他弟弟怎么了？他弟弟出大事了。只见他弟弟一会儿双手相抱，叩首作揖，一会儿满地打滚，做顽皮状，目光却呆滞、直钩，好似灵魂出窍，根本就不像他弟弟本人了。见过大世面的人会说，这个后生被黄貔子“迷住”了，赶紧找赶紧找。所谓“迷住”就是控制的意思，在东北民间没人怀疑黄貔子有这个特异功能。黄貔子就是黄鼠狼，在东北的山林里是个灵异之物。现在，他弟弟成为那种灵异之物的附庸。人们挥舞棍棒，四处寻找那个操纵者。他们在一垛松枝下面找到了那个自鸣得意的家伙，做掉了它。讲到这里，他的口气变得怜惜，就好像打死的不是黄貔子，而是他的弟弟。黄貔子一死，他弟弟随即恢复常态，又变回他的弟弟。

复述这个故事时，我的耳边回响起萨满的太平鼓和腰铃。这是迄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动人心魄、也最神秘悠长的交响乐。前不久，听说家乡铁岭莲花最老的萨满去世了，活了100多岁。这个老太太的经历非常神奇，我的长篇小说《虚狐》中的银奶奶就有她的影子。现在，听说她死了，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这个消息让一些民俗学家发出慨叹，就好像一个精彩的神话从此成为绝唱。要我说，这个神话仍旧在传唱，它在林间传唱，每片树叶都是一个簧片。它在每个东北人的内心回荡，甚至就在我的血液里流淌。它早就熏染为一种气质，一种人格，存放在我们的眼神和笑声里。

前几天我无所事事，在沈阳郊外的鸟岛转悠，期待发生奇遇。我偷听两个员工的聊天。他们聊的不是房价，也不是反腐败，更不是明星们的绯闻。他们俩在认真谈论树梢一只鹰的品性。这个交流没有一丝戏谑的味道，说着说着两人还争论起来。树下面的争论根本没有干扰到那只鹰的心情，它望着蓝天。离开鸟岛时我又遇见那两个人，他们还在聊天。这回话题变了，改成议论池塘里的天鹅。在他俩那里，鹰和天鹅就像一个亲戚，一个邻里。

神话的气质、童话的人格何曾离开过他们呢？我庆幸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它在东北的田野和山林飘扬，我的审美观、生命观在这气息里形成、定型。我不知不觉中把它带进字和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把它填充在句号的空隙里。

在今天，让儿童文学重返神话也许显得荒谬。儿童文学的风向已经不比从前。它太实在，离当下的生活太近。它又太折腾，华美喧闹。它总是担心，倘不用声色吸引读者，读者便停不下来，也坐不下来。于是，它变得庸庸碌碌，把身上那股神气跑丢了。这样一来，它就有一千个理由来怠慢、轻蔑神话了。它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气质不合时宜，那些法术和腔调早就过气，谁还愿意停下来观看它的表演。

我却舍不下它。

我坚信，对文学本源的回望是一个别有意味的动作。这个动作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动作，也能让我们的“童话”生出特别的气质。像西方世界的小魔法师，神秘莫测，连一个鬼脸都耐人寻味。

■短　评

于立极《美丽心灵》：『梦想是灵魂最美的声音』

□李东华

于立极把他新的长篇小说命名为“美丽心灵”，在当下这个被认为金钱至上的时代，一个人要保持心灵的光滑、无瑕，不被浮躁的世风所损坏，一直美丽如初，除非是童话里的天使，否则我们会感到有相当的难度。但于立极写的不是童话，他笔下的人物就生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过着柴米油盐的庸常的日常生活，而且女主人公欣兰还因车祸致残。作者就是把这里作为他小说的起点，然后一点点地通过欣兰的内心所要走过的每一道沟沟坎坎，来论证跌入深渊的心灵，如何能够继续爬升，行走，甚至还能够飞翔。在实现生命超越的过程中，曾经在黑暗中徘徊的心灵不但重新走到了阳光下，而且还像月亮一样，把太阳的光芒折射到更多人的身上，这样一颗心灵也就在自我拯救的过程中还兼及了拯救他人，从而如破茧而生的蝴蝶，散发出真正的美丽的光芒。我想这就是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它论证了人的心灵在这个时代保持美丽是否能够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这当然是一件相当繁难的事情，我想无论是对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对作者而言，作为一部心理成长小说，里面的人物势必要经受种种的人生考验与波折，最终在烈火中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作为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写作的作者，他要努力勘探每一个人物内心的真实图景，才能够把曲折的心理成长过程精确地呈现出来，产生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我想，于立极能够较为成功地驾驭这个题材，除了缘于他本人就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擅长把握别人的内心外，还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从来就没有对真善美丧失过信任的人。他怀着一种倔强的天真，要把自己对于勇敢、善良、大爱这些信念的坚守用文字传递开去。据说很多读过这部作品的小读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泪水。这证明了爱与同情在这个时代依旧具有扎根人心的力量。于立极在创作上的长处不在于他对于人性恶挖掘的深度，而在于他一直执著地礼赞一切美好的东西，而读者因为这部作品所产生的共鸣和赞赏，正是对他的创作方向最好的肯定。

儿童文学真正的精神就在于此，它看似柔软，却无比坚韧，以一种滴水穿石的韧劲去渗透人心，改变人心。这是一种真正的强大，我想，这种强大来自于梦想的力量。评论家梁鸿鹰曾经说过：“梦想是灵魂最美的声音。”让我们来看《美丽心灵》里的女主人公欣兰，当她抱定自杀的念头并准备实施的时候，也正是她放弃生之梦想的时候，然而，当她接到一个自杀男生的电话的时候，又是她枯萎了的梦想再一次挣扎着想重新绽放的时候——她梦想了解他人、拯救他人，正是这样的梦想让她全然忘却了自己的苦痛，全身心投入到救助他人的行动中。孰料在努力说服别人不要自杀的同时，欣兰自己的内心也发生了剧变，她认识到人生可以从肉体的不完美抵达精神的完美，用自杀的方式放弃生命是一件愚蠢和懦弱的事情，转而生出直面人生苦痛的坚韧与顽强，通过开设心理热线为同龄人服务，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梦想让人变得勇于担当。“勇敢”也是作者分外珍视的一个词汇。小说中的团支书杨毅对欣兰一直很爱慕，他梦想考入北大医学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然后研究基因克隆，为双腿残疾的欣兰克隆出两条完好的腿来……即便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梦想也会让她无惧死神的降临，让爱绵延不断地传承下去——欣兰的母亲在去世前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了三封信，每到生日的时候便会由闺蜜兼欣兰的班主任董馨悄悄送达，让孩子依然能感受到母亲来自天堂的爱。这种爱不但关于欣兰，还兼及自己的丈夫。她没有给自己的丈夫留一个字，初衷竟然是想他早点忘记亡妻，开始新的生活。因为她是那样的爱自己的丈夫，希望在她死后他依然是幸福的，有一个同样美好的女人去爱他。美好的梦想能够拯救破碎的人生，当欣兰主持了父亲和自己的班主任的婚礼，完成了母亲的遗愿之后，她仰望窗外璀璨的星空，感受到“博大、深邃和美，如同妈妈微笑的脸庞”。

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欣兰最终原谅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肇事司机，她不仅放弃送他进监狱的执念，甚至不要分文赔偿，直至不想知道肇事者和女儿的姓名，让心底不留一丝怨恨。欣兰的内心不断升华，到达了一种深怀悲悯之心、宽恕之道的至高境界，我不能妄测这种境界在现实世界、现实人心中究竟存在几何，但就是对于这种境界的梦想一般的向往，只要这样的向往还在，就已经很令人欣慰了。何况还有那么多的读者在呼应，在感受，在点赞，就更证明了人心向善不是一个虚妄的神话。

读过《美丽心灵》，我也看到了小说的背后跃动着的作者的美丽梦想——让我们步履匆匆的脚步慢下来，再慢下来，等一下气喘吁吁的心灵。让所有的混乱都获得秩序，让所有下滑的灵魂都能够重新飞升，让所有隔绝的人心找到一条爱的通道，让人类能够在爱的旗帜下其乐融融地相聚……

在于立极所有的作品里，都站立着他温和、柔软、体贴的心灵，我想那是他的人格在他的创作上真实的投影。而这部凝聚了他16年心血的《美丽心灵》，更是他的写作才华和真诚性情的一次最具爆发力的释放，正是他的灵魂所发出的最美的声音，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合唱……

■童心世界

小鱼（泥版画）　索悠然（五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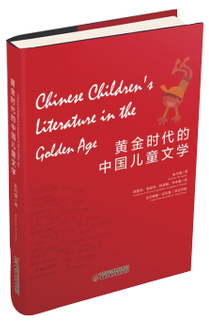
儿童文学评论

·第363期·

■书　讯

《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黄金时代”。作者朱自强是集儿童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批评家于一身的学者。在《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中，他运用这三重目光看取“黄金时代”，选择成为儿童文学的主体构成的、也是成绩最为显著的幻想儿童文学、写实儿童小说作重点论述，同时论及特色显著的儿童诗歌以及新兴的图画书创作这两个门类，共提及作家120余位、作品340余部（篇），重点评介了其中的50余位作家、120余部作品。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并领略“黄金时代”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多彩风貌。



（童　文）

《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出版

20世纪90年代的湖北儿童文学创作似乎进入了一个隐忍待发的阶段，由于保留了新时期以来它所具备的“即兴性”与“散发性”特征，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沉寂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徐鲁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本《湖北儿童文学评论集》是徐鲁近些年来为湖北省少儿作者、作家撰写的评论集，全书内容包含了作品评论、编辑札记、出版回忆等，对湖北少儿文学及出版事业是次全面的整理与总结。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童　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传真：(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0065号　零售每份0.7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